

中國書畫史綱

中國書畫史綱

願
豐
堂
漫
書

陸
深
著

中
華
書
局

願豐堂漫書

此據寶顏堂秘笈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願豐堂漫書

雲間儼山陸 深著

南畿辛酉鄉試。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爲考試官。策問中有及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。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說。謂恩之所不能周者。則當裁之以義。與其過於恩而非福。不若裁以義而無患。此特場屋體耳。漫無籌策。遂占首選。程文所刻。乃欲折鈔以當俸入。亦非通論。此事嘗往來於懷。常與朋僚講之。今制雖將軍殿下。亦歲給祿米二百石。金枝玉葉。日以廣衍。傳之千萬年之後。雖竭天下之力。不足以供之。蓋坐困之道也。宋神宗時。王荊公安石作相。裁減宗室恩數。宗子相率訴馬前。荊公徐諭之曰。祖宗親盡。亦須祧遷。何況賢輩。宗子遂散去。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疎少長。皆仰食縣官。西南兩宗無賴者。至縱其婢與閭巷通。生子則冒爲己子。以利其請給。其醜若是。今太宰遂菴楊先生一清。謂宜自國王而下。以次制其妃嬪之數。蓋有見也。

凡圖畫雷形。作八間小鼓環而聯之。或畫其神狀如飛鳥而銳喙。肉翅赤色而人足。按宋大觀間。大滌山人胡真隱居山間。一日忽聞有聲若鼙鼓數百。黑雲變。間火毬相逐。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。夫陰陽相搏。擊則爲雷。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。雷若有象。則火毬近是霹靂斧。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。火能生土故也。晦菴劉少師健爲庶僚時。奉命往祀華山。正及夏日。晦菴與客高登。願見山下白霧彌

漫若大海。然而山頂赤日。了無纖翳。俯視突煙暴起。或丈餘。遞至尺許。亦無所聞。頗異之。從者以爲雨作也。及下山。村麓人云。適有驟雨。挾震雷數百。已過矣。向所見煙中突起者。悉雷也。凡聲自下聞之則震。自上聞之則否。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。

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。巨璫王振當國。慮其異己也。時振新作居第。今之京衛武學是已。公預令人度其齋閣。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。覆地不失尺寸。振極喜。以爲有才。公在江南。凡上利便事。振悉從中贊之。宋秦檜格天閣成。鄭仲爲蜀宣撫。遺錦地衣一鋪。檜命鋪閣上。廣袤無尺寸差。檜默然不樂。鄭竟得罪。二事極相類。一以見疑。一以見厚。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。

楊髡發宋諸陵。有哀其骨葬之者。陶九成輟耕錄所載。以爲唐義士珏。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。以爲林義士塾。周公謹癸辛雜志。則以爲宋陵使羅銑者。蓋中官云。

張莊懿公鑒仲子早卒。聘都城趙氏女。女聞夫卒。卽輿至夫家守制。奉翁姑如婦禮。年五十餘矣。弘治間。宜春劉侯德資。疏守松。上其事。旌之。題曰。趙女張節婦。顧侍讀士廉。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。言女則已去其母家。若不當旌者。錢修撰與謙。奮臂起辨之。引張良陶潛爲事類。至千餘言。不罷。郡中一閨。予時遊南雍。還。心是士廉言。而與謙已病革矣。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。會夫卒。自縊死。有司請旌其門。闕以爲過於中庸。不可以訓。格不下。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。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。曰假頭。亦曰假髻。作俑於晉太元中。弘治末。京師婦女悉反戴之。今漸傳四方矣。

殆非佳兆。

正德壬申秋。自饒還過蘭谿。拜楓山章先生懋於所居白露山下。因留一日。語間及吳徵士與弼康齋。先生云。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。公甫就學康齋時。忽一日晨光初動。牕外見康齋手自颺穀。其子從作。厲聲曰。秀才恁地懶惰。只如此。何到伊川門下。又如何到孟子門下。又一日出穫。手爲鎌傷。流血不止。舉視傷處曰。若血不卽止。而吾收之。卽是爲爾所勝。言已而穫如故。又往遊武夷過逆旅。索宿錢至多三文。堅不與。或勸之曰。卽此便是暴殄天物。乃負擔而夜往焉。